



FTS

Frontiers of Theatre Studies

FTS, Vol. 1, No. 1, 2026, pp.69-80.

Print ISSN: 3106-8073; Online ISSN: 3106-8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t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ts260108pecds>



新世纪以来中国戏剧在新加坡的演出与交流

陈雅玲 (Chen Yaling) , 张连桥 (Zhang Lianqiao)

摘要: 新世纪以来, 依托多元文化政策构建的包容环境与长期积淀的国际化传播优势, 新加坡成为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及中新戏剧人文交流的重要场域。中国戏剧在新加坡的传播呈现出交流频次高、演出形态多元的特征, 其传播过程并非单向文化输出与被动接纳, 而是在本土市场的筛选、在地学术与文艺批评的介入下, 完成的本土化重塑。在当地媒体的传播赋能与公共文化体系的持续支持下,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戏剧作品深度融入新加坡的社会文化生态, 对当地多元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整体来看, 中国戏剧的演出活动在新加坡具有促进文化理解、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 也成为中新两国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 中国戏剧; 跨文化交流; 新加坡; 戏曲; 现代戏剧

作者简介: 陈雅玲,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跨文化研究。电子邮箱: 1164736833@qq.com。张连桥 (通讯作者), 博士,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 广州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与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跨文化交流。电子邮箱: 504078138@qq.com。

Title: Performance and Exchange of China Drama in Singapore since the New Century

Abstract: Since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building on the inclusiv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haped by its official multiculturalism policies and its long-established strengths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Singapore has emerged as a key site for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theatre and for China-Singapore theatrical and humanities exchanges.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atre in Singapore is marked by a high frequency of bilateral exchanges and diverse performance formats. Far from being a process of one-way cultural export and passive reception, its circulation is defined by a localized reconfiguration of works, mediated through the filtering of the local market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domestic academic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powered by the communicative reach of local media and sustained support from Singapore's public cultural system, Chinese theatre works over this period have become deeply embedded in Singapore's social and cultural ecosystem,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ountry's ongoing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Overall, the performance practices of Chinese theatre in Singapore hold significant intrinsic value in fostering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shaping cultural identity, while also serving as a key carrier for humanitie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of China and Singapore.

Keywords: Chinese theatre; intercultural exchange; Singapore; Xiqu; modern drama

Author Biographies: **Chen Yaling**,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cross-cultural studies. E-mail: 1164736833@qq.com. **Zhang Lianqiao**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and Postdoctoral Co-supervisor. He is als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Sinology Stud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504078138@qq.com.

一、引言

伴随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入且不断加速，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愈发频繁，艺术与文化的跨国互动渐成常态。中国戏剧作为一种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表演艺术，在国际文化交流舞台上正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华人占比较大，历史上与中国始终保持着紧密的文化和情感联系，这为两国间艺术融合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近年来，中国戏剧在新加坡演出形式日益丰富、全面，包含传统的京剧、粤剧和歌仔戏等等，还涉及现代表演形式，如话剧、民族舞剧等多种类型。这些演出在尊重并保留中国传统戏剧精髓之余，也积极融入新加坡本地文化元素和审美习惯，逐步形成兼具东方韵味又富有本地特色的新型艺术风格，进一步推动跨文化美学对话和情感共鸣。

“作为一个多族群社会，打破族群界限，提倡族群融合是新加坡一直以来的主要文化政策，这种环境衍生出新加坡特有的族群融合跨界文化。”（潘妍娜，2023，p.58）新加坡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较特别，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艺术观念在此不断交融，推动在新演出的中国戏剧创新表现手法和舞台设计。这些作品保留传统精髓，还大胆探索新艺术形式，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在这个国际化城市国家，戏剧作品不局限于单一文化表达，而是融入了更多不同元素。

二、新加坡文化环境与中国戏剧演出的契机

(一) 新加坡的文化多样性和政策支持

新加坡历史悠久，文化独特。新加坡的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戏剧，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多种族、多文化的国家，华族、马来族、印度族等不同民族和谐共存。华族是新加坡的主要族群，人口占比超过 70%，华人文化深深扎根，是当地华人认同的重要基础。华族与其他族群的文化有共生、相容和互补的特性，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王列耀，2003，p.183）与此同时，马来族、印度族等其他族群文化元素也为新加坡的文化增添了多样性。中国戏剧的引进和发展深受本土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传统戏曲，如京剧、昆曲、粤剧等得以在新加坡生根发芽，获得越来越多关注和支持。新加坡多元文化氛围，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为中国戏剧的引进与演出创造理想条件。

新加坡的节庆和宗教活动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化的多样性，在推动中国戏剧的传播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华族的春节、马来族的哈芝节、印度族的屠妖节等节庆，既展示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也为戏剧表演提供了重要平台。“大凡华人的传统节日，如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中秋节、冬至、春节等，以及神诞、华人许愿还愿等特殊的节日，这些节日的经营大多围绕拜神和娱乐而展开，为华语戏曲的演出提供了好机会。”（康海玲，2013，p.67）每逢民俗节庆，京剧、粤剧等传统戏曲表演均为节庆活动的固定单元，吸引规模可观的受众群体。这类节庆活动，是新加坡当地华人民众的欢庆时刻，也是他们建构文化认同与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在这些场合中，传统戏剧承载深层的文化价值，既能拉近受众与传统艺术的距离，增强现场观众的参与感与情感共鸣，也推动戏剧在当地的融合与创新发展。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开始重视和支持传统文化的发展，其倡导的多元主义政策尊重和保护不同文化、种族、宗教等群体的差异性，反对文化同化或文化压迫，以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包容、和谐共处。”（黄露、赵亚如，2025，p.57）多元主义政策推动了本土文化的繁荣，为其他文化的引入提供支持，中国戏剧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得到发展。

许多新加坡戏剧团体和艺术节也为中国戏剧的引进和本土化提供重要平台，为中国戏剧在当地的传播发展创造条件。新加坡艺术周和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是新加坡最有影响力的顶级表演艺术节，多次邀请了中国的京剧、昆曲、话剧等剧种参与。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新加坡旅游局和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作为官方文化代表性机构，为中国戏剧团体提供很多演出机会，通过定期的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两国戏剧艺术的互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和新加坡艺术剧场等，也积极推动中国戏剧和本土文化融合，创造很多文化交流和创作空间。新加坡政府特别重视文化多样性和国际化。在引进和推广中国戏剧方面，他们给中国戏剧的本土化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帮助，这些支持让中国戏剧在新加坡能够更好地落地、成长。

(二) 中国戏剧在新加坡的接受度

中国戏剧在新加坡始终很受欢迎，这跟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关系密切。中国传统戏曲在华人社区和同乡会馆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承担着传承海外华人文化的重任。现代话剧则凭借扎实艺术水准，逐渐成为新加坡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最初保护传统戏曲，到后来引进现代话剧，每个阶段的接纳方式不同，但都表明新加坡社会对中国戏剧包容且乐于吸纳的态度。这种包容不是偶然，是随两国文化缓慢的交流过程，逐步发展而成的。

中国传统戏曲能在新加坡得以留存并实现良性发展,与当地侨民历史和民间文化紧密相连,而这又与早期华人移民的经历息息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来自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华人群体陆续抵达新加坡,他们引入了京剧、粤剧、闽剧等多种地方剧种。地方戏的传承通常借助同乡会馆及逢年过节的宗教活动在老社区中实现代际传承,戏曲承载着他们的思乡之情,也记录着众人共有的记忆。如海南省琼剧院和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新加坡海南协会的合作演出^①,以及新加坡冈州会馆^②持续推动的粤剧慈善演出,都表明这一类表演艺术超越了单纯的审美范畴,成为一种维系乡谊、传承文化的社群活动。“移民之间基于方言和地缘的亲情,远比身为中国人的国族情感更为恒久炽热”。(孔飞力,2016,p.23)通过与乡土记忆的联结,这些剧种成了侨民文化的见证和传承。可以看出,传统戏曲在新加坡的延续不是偶然。传统戏曲既是文化传递的桥梁,又是集体记忆的载体,是那些在异乡寻找归属感的侨民们维系乡情的独特方式。这类戏曲目前正面临观众老龄化、传承困难的问题,但凭借他们深厚的民间基础,依然在新加坡的文化生态占据重要位置。

传统戏曲依靠戏班来代际传承,但中国现代话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模式就有所不同,主要是借助官方文化机构和国际艺术节等平台进入当地市场。当地民众对这些戏剧的接受程度,由票务销售情况和媒体评价来衡量。例如,近年来,方旭导演执导的《骆驼祥子》这类大型剧目,经常作为滨海艺术中心“华艺节”的开幕演出,在演出还没开始时前,门票都会早早售罄,演出结束后观众反响也极为热烈^③。这种成功不是偶然,关键是这些戏剧的叙事方式常常能触动人心,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些经过精心雕琢的话剧本身就质量上乘,加上宣传工作到位,他们的主题和情感往往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精准契合现代都市人内心需求,引发观众共鸣。观看这类戏剧的观众群体比较集中,主要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戏剧爱好者。他们更愿意从艺术审美和思想交流角度来欣赏作品,而不是只为了寻求文化认同。

中国戏剧在新加坡的传播状况和受喜爱程度有着不同层次,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都具备各自的发展空间。这一方面源自新加坡深厚的华人文化基础,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当地社区、文化机构和艺术市场的支持也至关重要。新加坡的社区、艺术节策展人和评论家会依据当地文化喜好,挑选合适的剧目。就中国戏剧而言,如果要在新加坡持续发展,关键在既需要秉持艺术精神,又要实现本土化、现代化。

三、新世纪以来中国戏剧在新加坡演出的形式

(一) 传统戏曲

中国传统戏曲在新加坡有着深厚的根基,接受模式也较为稳定。戏曲在新加坡的传承和创新长期以来依赖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百年移民所带来的宗乡网络,二是神庙酬神、红白喜事等民间活

^①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中国新闻网.中新琼剧加强合作交流 推动琼剧唱响国际舞台.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i.chinanews.com.cn/hnnew/2024-04-13/702184.html>.

^② 冈州会馆(KCWK)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华人宗亲会之一,始建于1840年,由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同乡创立。以传统的中国武术、舞狮舞龙以及粤剧而闻名,定期在本地和国外演出,赢得众多国家和国际奖项。官方网站: <http://kongchow.org/cn/>.

^③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中国新闻网.话剧《骆驼祥子》登台狮城 为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华艺节开幕. Retrieved from: https://culture.gmw.cn/2025-02/10/content_37842539.htm.

动的文化土壤，主要受众群体是老一代移民、戏曲爱好者以及具备较好中文教育背景的群体。新世纪以来，随着官方艺术机制的逐步成熟及中新两国文化交流项目的增加，传统戏曲逐渐被赋予新的文化意义。从过去的乡音逐渐转变为文化资产，从酬神戏变成了艺术节剧目，剧作家、演员和观众也在不断适应这一变化，重新寻找着各自的角色和定位。

京剧，是我国“四大国粹”之一，国际声誉极高，在新加坡演出已有超百年历史。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1893年，来自福建福州的“福祥升京班”首次赴新加坡演出（康海玲，2020，p.83），演出的剧目和舞美设计等方面，带有浓重的海派特色（王芳，2004，p.29），标志着京剧在南洋的正式起步。20世纪20至40年代，新加坡的京剧活动更是繁荣。商业戏班开始频繁演出，业余剧团也崭露头角。以1947年成立的“平社”^④为代表，这个由当地侨胞创办的艺术团体至今仍然活跃在新加坡舞台上，致力于京剧艺术的研究和推广，定期举办演出、教学活动。2025年，根据华文媒体和中心场馆的委托，平社把京剧《红鬃烈马》全本拆分成上下两部。《红鬃烈马》是一出经典京剧传统老戏，在京剧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出于各种原因，近年来很少上演。这次平社把这部剧稍作改编，几乎完整地搬上新加坡舞台，是海外剧社对京剧艺术传承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新加坡京剧的演出从对华邀演转向自我策划长篇。上半部《花园赠金》至《探寒窑》五折于4月27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公演，下半部的高潮场次如《武家坡》定于11月2日继续演出。在保持传统“原腔原调”的同时，将由多位演员接力演绎不同年龄段的王宝钏，使得程派、尚派等五大流派的唱腔交织在同一角色的成长过程中。策划团队“要让旧戏产生新共鸣”，“突破性地引入叙事影视剧的上下集手法，通过半开放式结局的精心设计，既确保单场演出的完整性，又为续章埋下钩子。”^⑤结合短视频预热和票友工作坊，平社将演出打造成跨年度文化项目。中国国家京剧院等顶级院团也常受邀来新演出，通常在“滨海艺术中心”等高端场馆，如刘六乙、田春明编导的现代京剧《穆桂英》，“得到了新加坡同仁和艺术界华人的高度赞扬”。（李锋，2005，p.7）程派经典《锁麟囊》更是多次被搬上新加坡演出舞台，上座率极高，2025年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演出也再次隆重上演了《锁麟囊》。^⑥

粤剧是在新加坡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剧种之一，新加坡素有“粤剧第二故乡”之称。“在新加坡的社会体制之中，以及在英语语言环境与多民族文化环境的浸润之下，粤剧在新加坡呈现出来的新的传播趋势尤其值得关注，这一问题与海外华人族群认同在当代的变迁有着重要关系。”

（潘妍娜，2018，p.45）新加坡粤剧的兴起和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引发的移民潮有很大关系，早期移民有很多是广东、香港籍贯的。清末民初，中国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居民为避祸纷纷前往海外，部分粤剧伶人也随之远赴美、澳及东南亚，为粤剧在海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据《星洲日报》报道，早在1857年，粤剧伶人便在新加坡组织梨园堂作为行会，并于1890年更名为八和会馆，

^④ 新加坡平社是新加坡研究京剧的艺术团体，始建于1940年，由客居新加坡的侨胞组建而成（彼时称京剧为平剧），由林庆年、林谋盛、卓经端、李泽仑等人创办，致力于新加坡地区京剧艺术的研究与传播。

^⑤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新加坡新闻网.新加坡平社创新演绎《红鬃烈马》有何突破？五代传人共绘经典史诗. Retrieved from: <https://www.xinjiapo.news/news/430697>.

^⑥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京昆艺术网.跨越山海共奏程派华章：南京市京剧团助力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 Retrieved from: <https://guocuijingju.com/news/html/?44892.html>.

这一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粤剧在新加坡的规模化发展。^⑦ 19 世纪至 20 世纪, 桂名扬、袁士骧等著名演员都在新加坡粤剧史上留下了印记。上世纪末, 新加坡首个非营利专业粤剧团体敦煌剧坊^⑧独占鳌头, 曾获政府颁发的“新加坡卓越奖”。新世纪以来, 敦煌剧坊的多部作品都受到海内外的关注, “与传统会馆中的粤剧组织主要服务于‘乡情’不同, 敦煌剧坊对于粤剧有着‘文化’与‘艺术’的创作诉求”(潘妍娜, 2023, p.57), 如《武则天》(2001), 《秋瑾》(2007)、《青蛇传》(2016) 等作品。值得一提的是, 2002 年敦煌剧坊推出英语版《清宫遗恨》, 赴美国、中国、爱尔兰、乌克兰等国演出, 2010 年在乌克兰国际艺术节上荣获“成功创新传统戏曲, 与时俱进”国际奖。(区如柏、黄雯英, 2013, p.156) 另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粤剧团体是成立于 1999 年的新明星粤剧中心^⑨, 在原中国广东粤剧院文武生凌东明的执教下, 已举办超 200 场师生演出、长剧及专场活动, 常演的粤剧剧目包括《范蠡献西施》(2014)、《宿世情仇》(2014) 等, 曾赴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湛江及马来西亚等地演出。除了这两大剧团外, 新加坡还有众多粤剧相关组织共同推动粤剧传承, 既有八和会馆、冈州会馆乐剧部等历史悠久的团体, 也有新加坡华族戏曲研究会、新艺剧坊等新兴力量, 为新加坡粤剧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敦煌剧坊创办人兼艺术总监、新加坡八和会馆永久名誉会长兼艺术顾问胡桂馨、敦煌剧坊创办人黄仕英与卢眉桦、新艺剧坊创办人朱敬芬与朱少芬都是新加坡粤剧领域的创作名家, 司徒海嫦、欧阳炳文等资深演员也是新加坡粤剧名角。在这些粤剧名家殚精竭虑的传承下, 新加坡粤剧成为连接新加坡华人文化记忆、推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受众“主体是讲粤语的粤籍华人, 但是也有不少讲潮汕话的粤籍华人、海南籍的华人”(潘妍娜, 2018, p.45), 至今仍是新加坡最受欢迎且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 “狮城国际粤剧节”已演变为新加坡最具艺术水准和国际影响力的地方戏剧盛会。自此, 该节每年按时举行, 吸引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驻新加坡大使以及各类艺术家前来观赏。(沈有珠, 2025, p.32) 与此同时, 数十家国内外媒体对该艺术节进行广泛宣传与报道。“狮城国际粤剧节”连续成功举办, 使新加坡的文化魅力与国际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歌仔戏, 也称芗剧, 起源于福建省漳州市, 系福建闽南地区极富代表性的传统戏曲样式。歌仔戏伴随闽南移民的迁徙活动, 逐步在海外华人社区得以传承与发展。“闽南人是新加坡华人社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蔡和存, 2025, p.31) 20 世纪初期, 大批闽南人移民至东南亚地区, 作为家乡艺术的歌仔戏也随之传播至海外。诸如《唐伯虎点秋香》《狸猫换太子》《樊梨花与薛丁山》等众多经典剧目仅在福建人聚居的街头巷陌、庙宇广场进行不定期演出, 为移民群体提供了情感上的慰藉。自 1990 年起, 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清溪显佑伯主诞辰之际, 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举办一年一度的“百日大戏”盛会, 此盛会成为歌仔戏戏班在当地延续庙会节庆演出的关键平台。新凤珠歌仔戏、明阳戏剧团、双明凤剧团、福建四季春等剧团

^⑦ 检索自网络, 无纸本出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 词条: 新加坡粤剧. Retrieved from: <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stage-performances/cantonese-opera-in-singapore/>.

^⑧ 敦煌剧坊是新加坡注册粤剧团体, 成立于 1981 年。原为非职业社团, 1995 年在政府支持下转为专业团体。创办人张荣、胡秋洪、胡桂馨等, 1997 年, 荣获新加坡政府颁授“新加坡卓越奖”。现任负责人黄仕英, 与中国广东粤剧学校结为姐妹团体。信息来源: 中国粤剧网 <http://www.yuejuopera.cn/ttjg/ycjg/20140115/113.html>.

^⑨ 新明星粤剧中心是新加坡民间粤剧艺术团体, 成立于 1999 年, 由原广东粤剧院演员凌东明等人创立, 总部位于新加坡振瑞路, 以“弘扬华夏戏曲文化, 致力于推广粤剧艺术”为宗旨, 多次参与慈善义演, 为多家机构筹款, 与中国、马来西亚等地的粤剧团合作演出。官网: <https://sinmingsing.blogspot.com/>

是最常获邀参与“百日大戏”盛会的团体。^⑩步入新世纪,诸多创作者为歌仔戏(芗剧)在新加坡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来自中国台湾的洪秀玉自2004年加入新加坡戏曲学院正式成为高级教师后,编导的跨文化歌仔戏有《罗摩衍南》(2004)、《手足仇深》(取材自古印度史诗《摩诃波罗多》)(2006)、《屈打成医》(取材自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同名喜剧)(2007)、《灰栏记》(取材自元代李潜夫同名杂剧)(2008)、《邯郸梦》(2008)等。2013年,秀玉剧团成立后,多部剧目受邀参加国际戏剧节,出访的国家与地区包括泰国、伊朗、比利时、美国等。漳州籍艺术家庄惠煊受邀前往新加坡传承歌仔戏,她在教学与创作上大胆创新。“福建戏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学习起来颇具挑战,因此招收歌仔戏学生并不容易。”^⑪在教学中,面对招收歌仔戏学生困难的状况,她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年龄段和水平的学生分组授课。选择剧目时,庄老师充分考察新加坡观众的文化背景,编排了一部聚焦婆媳关系的《煎石记》,演出后反响很好,深受当地观众追捧。此外,庄老师还把中国台湾省知名歌手江蕙的《下午的一出戏》和才女徐佳莹的《身骑白马》等闽南语歌曲引入新加坡戏曲课堂,实现传统歌仔戏和现代流行音乐融合,呈现新颖效果。如今,歌仔戏在新加坡发展活跃,演出交流活动比从前更加频繁,不断推陈出新。福建省厦门市的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也常受邀前往新加坡进行表演,每次演出都大受欢迎。2024年5月16日至6月2日,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在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连演18天,带去《百岁挂帅》《刘章下山》《五女拜寿》等经典剧目,派出60人的强大阵容,涵盖17岁至60岁各个年龄层演员^⑫,展现歌仔戏传承发展的蓬勃态势。漳州籍艺术家庄惠煊、新加坡戏曲学院的老师李秀华和洪秀玉、沈秀珍芗剧团创办人沈秀珍、《阮的故事、阮的戏》(2014)的编剧张姗兰、《南洋风雨情》(2016)的编剧叶旭文都是新加坡歌仔戏领域的创作名家,唐素云、陈甄萱等资深演员是新加坡歌仔戏名角。歌仔戏在新加坡有极其活跃的民间生态,有专业的剧团,还有不少民间业余乐社和神庙戏台。神仙诞辰、节日酬神是歌仔戏演出的重要场合,观众多是能听懂闽南语及台语的中老年人,民俗仪式感和乡土情感使其情感联结很深。

中国传统戏曲深深扎根于侨民社区,积累了大量忠实观众,尤其是年长一代的华人。但是,随着新加坡社会的现代化与多元化发展,传统戏曲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尤其是观众老龄化问题。自从新加坡在1979年推动讲华语运动,“鼓励华人多讲华语,少用方言……方言节目逐年禁止在电视与电台播放”(许永顺,2009,p.68),许多年轻人逐渐不再能理解戏曲中所使用的方言,加上现代教育体系逐渐淡化方言学习,使得传统戏曲对年轻人越来越失去吸引力。传统戏曲如何保持生动性和吸引力,尤其是如何让年轻观众重新认识和接受这些文化瑰宝,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现代戏剧

“传统戏曲历史久、积淀深,华语话剧与之相比要年轻得多。辛亥革命之后话剧发展迅速,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启蒙民众、传播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邓爱芹、张连桥,2025,p.97)从发展历程来说,中国现代戏剧在继承话剧启蒙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情感表达丰富、叙事节奏紧凑的艺

^⑩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词条:新加坡福建戏。Retrieved from: <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stage-performances/chinese-opera/hokkien-opera-in-singapore/>

^⑪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东南网.传承有“好戏”,异国放光彩。Retrieved from: https://zzpd.fjsen.com/2024-12/02/content_31792035.htm

^⑫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新加坡展演圆满落幕“四代”同台共筑文化薪火。Retrieved from: https://wlj.xm.gov.cn/zwgk/bmdt/202406/t20240624_2855075.htm

术特征。新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中国现代戏剧作品更为频繁地亮相世界舞台,曹禺、林兆华等著名剧作家的作品更是新加坡舞台上常见的演出剧目。这些作品深刻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提出文化、历史和人性等重要问题。鉴于新加坡观众群体的多元性,中国现代戏剧作品通常选择保留原版中文台词,并添加英文字幕,既保留作品的原始韵味,也有助于观众克服语言障碍,更深入地理解作品内涵,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文化包容与对话。

新加坡本土中文剧场,特别是新加坡话剧团及其他地方剧团,引进中国现代戏剧的时候经常会对剧本进行本土化处理,也就是在修改原作时,增添新加坡本地社会文化元素,使剧情更加贴合观众日常生活。导演和演员会根据当地观众的理解习惯和文化口味作出调整,赋予作品全新的演绎方式。中国现代戏剧不只是被“引入”新加坡,还在两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土壤生根发芽,汲取当地文化养分,长成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大树。如,2025年李六乙导演新编版《雷雨》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上演^⑮。此次改编不再过度强调社会批判层面,删除鲁贵这一重要角色,恢复原作序幕和尾声,重点表达人物内心的细腻和挣扎。这些改编削弱历史背景的影响,使剧中角色性格更普遍,周朴园内心矛盾、繁漪勇敢反抗和侍萍勤劳坚韧等特质有新的呈现方式,突破时代背景限制,触及更广泛情感共性。舞台处理也大胆创新,用时钟脚步声替代雷声来象征命运的压迫感,加入修女形象营造诗意沉思氛围。这些舞台手法增强作品叙事抒情的特质,使情感表达更深刻,富有感染力。这种叙事手法创新延续的是李六乙团队2019年版《哈姆雷特》在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说明情感饱满、人物鲜明的剧作对当地市民阶层有持久吸引力。当演出不囿于剧本原版再现,更多地聚焦于人物命运的情感真实时,观众会更容易产生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舞剧这一独特剧种在新加坡的演出也很有影响力。2024年9月13日到15日,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在新加坡进行海外巡演的首演,赢得当地观众的热烈反响。这部作品忠实再现原著,巧妙融入现代审美和时代思考,成功结合经典文学跟当代艺术形式。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在致辞中说,舞剧《红楼梦》通过创新的表演方式为经典作品注入新活力,在新加坡未演先热,是中新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理事长刘荣忠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演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每分每秒都扣人心弦,就是一场视听盛宴。^⑯这场演出的成功,亮丽地展示中新文化合作,把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当代艺术的创新力量展现给世界。

四、中国戏剧在新加坡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新戏剧往来渐增,艺术合作日趋密切。中国的优秀剧目为新加坡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观剧体验,这都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媒体和公共支持。两国交流推动创作理念与表演方式互鉴,促进中国戏剧在新加坡的创新进步。

(一) 文化认同与传播

新加坡观众对中国戏剧的接纳与理解,带有独特的情感色彩,这与新加坡的历史移民背景、新加坡与中国间的地理与文化关系密切相关。随着新世纪到来,中新两国文化交流不断深化,中国戏

^⑮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新加坡新闻网.2025《雷雨》新编上演:李六乙如何重塑经典? Retrieved from: <https://www.xinjiapo.news/news/419738>.

^⑯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新华网.中国民族舞剧《红楼梦》亮相新加坡.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ews.cn/world/20240916/41f44e3dee8c452ea0cc094ce977055e/c.html>.

剧作品逐渐频繁地出现在新加坡主流艺术舞台。当地观众在剧中体会到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时代波动,在这些剧作中发现跟自己生活和情感经历相似的地方,进而产生共鸣。

这种共鸣,或源于类似的文化背景,或因为人类情感的普遍性,亦或是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困境。

新加坡观众在观看中国戏剧时,常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共鸣,特别是现代题材作品。这些戏剧向当地观众展示中国社会变革,展示现代生活和传统观念的碰撞。不少新加坡观众观剧后表示,能感悟到中国戏剧想传达的社会议题,进而引发对自身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思考。年轻观众的反应尤为显著,他们可以由这些作品来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开始思考自身身份与社会角色。随着中国戏剧自身持续更新和发展,加上新加坡年轻观众的成长,日后的文化互动想必会更加深入丰富。

中国戏剧在新加坡的传播除了有正式演出,还包括讲座、研讨会和工作坊等形式。这些活动给观众提供和导演、学者还有艺术家直接交流的机会,讨论这些戏剧的表现方式和社会意义。跟主创团队的相互交流可以加深观众对中国戏剧的理解,也为新加坡本土创作提供更多交流空间,这样互动式对话的交流模式也是中国戏剧在新加坡传播交流的一大独特亮点。

(二) 媒体与公共支持

新世纪以来,中国戏剧在新加坡的传播和影响,既依靠剧作家、艺术家的辛勤付出和艺术探索,也获得当地媒体的广泛宣传和政府文化机构的持续扶持。新加坡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珍视中国文化传统,用实际举措积极推动中国戏剧在当地的发展。全面文化支持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媒体关注、报道、深度评说,既可以提升公众对中国戏剧的认知,也为传播和讨论搭建交流平台;二是政府和文化机构的资金扶持、项目合作和政策引导,为今后两国戏剧交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稳定的保障。

在中国戏剧的传播过程中,新加坡媒体发挥重要作用,为当地观众提供接触和理解中国戏剧的途径。例如,一些知名剧作家和导演的作品在新加坡上演时,《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等媒体常会专题报道这些演出。这些媒体不只传递信息,还会对作品有深入分析,引导观众理解中国戏剧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这些评论是对演出本身的评价,但也深化了两国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认知。这些文字、图像和评论的媒体传播,让中国戏剧不止停留在舞台谢幕时,还可以供人们细细回味。

政府和文化机构的支持政策也是中国戏剧能够在新加坡得到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加坡文化、社区与青年部(MCCY)^⑮和新加坡艺术委员会(National Arts Council,简称NAC)^⑯等文化机构,在促进中国戏剧交流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的剧团和导演在这些政府和文化机构的资助、

^⑮ 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 是一家通过艺术和体育,促进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的新加坡政府机构。成立于2012年11月1日,地址位于新加坡山街140老山街派出所。官方网站: <https://www.mccy.gov.sg/>

^⑯ 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National Arts Council)是主导新加坡艺术发展的法定机构,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构建国际合作网络、实施公共艺术政策等方式推动新加坡成为国际艺术枢纽。成立于1991年,培育本地艺术人才并吸引国际艺术家入驻。在国际合作领域,理事会推动新加坡与中国在艺术人才交流、联合展览等领域的深度合作,通过双年展、艺术周等国际活动强化区域艺术核心地位。官方网站: <https://www.nac.gov.sg/>

文化交流活动和艺术节的邀请下,得以跟新加坡观众建立长期深厚的联系。例如,2015年,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茶馆》时隔29年再次来到新加坡演出。这场演出的宏大叙事、浓厚的历史感,还有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别打动了许多老一辈华人观众,为新加坡观众提供了文化寻根的机会。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在此次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配合北京人艺的演出安排,滨海艺术中心灵活调整了演出时间,还在常规座位售罄后,开放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座位以满足需求^⑦。该举措彰显艺术机构在推进重大文化交流项目过程中所秉持的务实精神与灵活应变能力,从而保障演出得以圆满举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不仅提升中国戏剧在新加坡的艺术影响力,还促进新加坡本土戏剧的发展,进而推动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五、结语

新加坡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政府层面一系列积极且具前瞻性的扶持政策,为中国戏剧于当地的演出、传播及深度交流营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中国戏剧从中受益显著。无论是蕴含悠久历史的传统戏曲,还是富有探索精神的现代话剧,皆凭借精湛的舞台呈现,向新加坡观众生动地展现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中国蓬勃的艺术活力,进而赢得当地社会由衷的接纳与认可。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的广泛传播以及两地公众日益高涨的热情推动下,中国与新加坡在戏剧领域的互动与对话愈发频繁且紧密。这种良性的双向交流有力地推动两地乃至更广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在此进程中,中国戏剧自身也通过与不同文化语境的碰撞,不断汲取养分,焕发出新的表现形式与艺术活力,这无疑为中国戏剧今后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更为广泛、深入的文化艺术交流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展望未来,随着双方及国际间合作的逐步深化,中国戏剧艺术有望继续在文化交流中发挥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持续为推动全球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与包容性进步贡献独特而重要的力量。

综上,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环境与政策支持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戏剧通过跨文化传播实践,形成了“文化输出—本土接纳—双向促进”的良性互动模式。从学术价值看,这验证了传统艺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实现现代转型的具体路径,同时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的分析框架。在现实意义层面,其经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既实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表达,又为全球文化交流贡献互学互鉴的实践案例,对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包容具有积极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来中外戏剧交流史文献整理研究”(22&ZD28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⑦ 检索自网络,无纸本出版。环球网.北京人艺老《茶馆》亮相新加坡 启动全球巡演.Retrieved from: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IAIo>.

ORCID

Chen Yal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4456-1322>

Zhang Lianqiao ^{ID} <http://orcid.org/0000-0003-1199-4840>

References

- 蔡和存 (2025) : “闽南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路径与本土化机制研究 ——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视角” , 《文艺国际传播研究》 ICSLA, Vol.1, No.1, 2025, p.25-39.
- [Cai Hecun (2025). “A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Paths and Localization Mechanisms of Minnan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Vol.1, No.1, 2025, : 25-39.]
- 邓爱芹、张连桥 (2025) : “生成逻辑、机制构建与文明互鉴——中国 – 东盟戏剧共同体的多维研究” , 《现代传媒研究》 MMS, Vol. 1, No. 1, 2025, p.1-12.
- [Deng Aiqin, Zhang Lianqiao (2025). “Generative Logic,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f the China-ASEAN Theatre Community”, *Modern Media Studies*, Vol.1, No.1, 2025: 97. DOI: <https://doi.org/10.64058/MMS.25.1.09>]
- 黄露、赵亚如 (2025) : “交融与共生: 粤剧在新加坡的在地化研究 (1965—2024) ” , 《广西社会科学》 (5):57-64.
- [Huang Lu, Zhao Yaru (2025).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A Study on the Localiz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in Singapore (1965-2024)”,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5): 57-64. DOI: <http://dx.chinadai.cn/10.3969/j.issn.1004-6917.2025.05.009>.]
- 康海玲 (2013) :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语戏曲的宗教背景” , 《戏剧艺术》 (1):64-69.
- [Kang Hailing (2013).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Chinese opera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atre Arts* (1): 64-69. DOI: <https://doi.org/10.13737/j.cnki.ta.2013.01.007>]
- 康海玲 (2020) : “京剧在新加坡的流传与演变” , 《中国戏剧》 (12):83-84.
- [Kang Hailing (2020). “The spread and evolution of Beijing opera in Singapore”, *Chinese Theatre* (12): 83-84.]
- 孔飞力 (2016) :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李明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Kuhn Philip A. (2016).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Translated by Li Minghuan,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李锋 (2005) : “现代京剧《穆桂英》应邀参加新加坡华人艺术节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 《戏曲艺术》 (02):7.
- [Li Feng (2005). “Modern Beijing Opera ‘Mu Guiying’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ingapore Chinese Arts Festival with great success”, *Journal of Chinese Opera* (02): 7.]
- 区如柏、黄雯英 (2013) : 《红氍毹上之不倒翁:胡桂馨》。新加坡青年书局。
- [Ou Rubai, Huang Wenying (2013). *An indestructible figure on the red carpet: Hu Guixin*. Youth Book Company.]
- 潘妍娜 (2018) : “从三种社团形态看粤剧在当下新加坡的传播趋势” , 《音乐传播》 (01):40-45.
- [Pan Yanna (2018). “A look at the dissemination trends of Cantonese opera in contemporary Singapore through three type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Music Communication* (01): 40-45.]

潘妍娜 (2023) : “传统重构与“华人性”变迁——新加坡华人粤剧表演中的新现象及文化阐释”, 《中国音乐》(03):55-63。

[Pan Yanna (2023). “Tradi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ness’: New phenomena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performances in Singapore”, *China Music* (03): 55-63. DOI: <https://doi.org/10.13812/j.cnki.cn11-1379/j.2023.03.007>]

沈有珠 (2025) : “从移民艺术到移居国主流艺术——新加坡粤剧本土化研究”, 《戏剧之家》(01):31-33。

[Shen Youzhu (2025). “From Migrant Art to Mainstream Art of the Host Country: A Study on the Localiz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in Singapore”, *Drama House* (01): 31-3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0125.2025.01.008>]

王芳 (2004) : 《京剧在新加坡》。新加坡艺术出版社。

[Wang Fang(2004). *Beijing opera in Singapore*. Singapore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列耀 (2003) : “东南亚华文文学:华族身份意识的转型”, 《文学评论》(05):179-184。

[Wang Lieyao (2003).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Consciousness”, *Literary Review* (05): 179-184.]

许永顺 (2009) : 《新加坡华族戏曲汇编•1963-1983》。许永顺工作室。

[Koh Yongshun (2009). *A compendium of Singapore Chinese opera • 1963-1983*. Koh Yong Soon Workstation.]